

芬芳
一叶

一件蓝底白提花毛衣

□黄晔

去年夏天,高中同学组织聚会。很多同学都是自毕业后再没见过。聚会之前,组织者建了微信群,同学们在群里交流十分热烈。我是插班生,只与他们同学一年,看着那些名字,有的还有印象,有的已完全记不起。所以起初对于是否参加聚会有些犹豫,我向来木讷,不知道如何应对“陌生人”,但最终还是战胜了怯怯之心,冒雨如约前往。

走进房间,一张张笑脸迎上来,看着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,一个个名字竟然就自动跑到了嘴边,热情地握手拥抱寒暄,往日的情景也渐渐回到眼前,大家似乎忘却了相隔的几十年光阴,我们都还是当年发奋苦读的青春少年,真是“同窗一载时虽短,别校经年意犹长”。

因为诸多原因,聚会只有一半的同学到场。于是组织者想到制作相册,可作纪念,也可让未能出席的同学有亲临的感觉。征集老照片的通知一出,引发了翻找旧相册的热潮,随着一张张照片发出来,青春的记忆再次复苏。

我翻看那些照片,突然发现一件十分熟悉的毛衣,有五六个女同学都穿着它拍了照片。我把手机拿给母亲看,问她:“这是您给我织的那件毛衣吧?”年过八旬的母亲戴上老花镜,只看了一眼就笑了,说:“蓝色的,白色提花。那时候真是能花工夫啊,现在是织不出来了。”

这件漂亮的开衫毛衣浮现在我眼前:衣服是用拆洗过的宝蓝色旧毛线织出来的,但两片前襟上错落的白色菱形图案打破了暗沉,每一个菱形块的中心又挑出一个蓝色十字星,门襟两侧,分别织着两列也有蓝色十字星的白色小灯笼。稍微离远一点看,胸前的白色提花构成一个大菱形,横中线穿插着一行小巧的白色灯笼,竖中线是一列圆形白色有机玻璃扣,整体显得文静秀气,而领口、袖口织出波浪形白色提花,给这件雅致的毛衣又增添了几分灵动活泼之气。

一个女同学说忘记了是谁的毛衣,我自豪地说:“是我妈妈织的毛衣,蓝底,白色提花。”她连声说着感谢,感慨是这件毛衣让她们留下青涩美丽的青春记忆。一件毛衣,让已经淡去的岁月又清晰起来,那个年代住校的艰苦,一心苦读奔前程的专注,以及任课老师们各自的特征,还有这个同学数学特别优秀,那个同学作文经常被当课堂范文,她们几个课余爱在一起学唱歌,他们几个总是讨论写诗……

另一个女同学问:“这件毛衣还在吗?拿来我们穿上再拍一张同款照片,那该多有纪念意义啊。”我无比遗憾地长叹一声:“唉,可惜早不在了。”而我没有说出来的更大遗憾是:我自己竟然没有穿着这件毛衣拍张照片。我把同学们的照片下载保存,也算是一种弥补吧。

有同学感慨:现在的孩子大概是不能理解了,他们一定会觉得我们穿同样的衣服拍照显得很傻吧。那些艰苦的岁月,只能保留在照片中,滋润着不会褪色的记忆,提醒我们懂得倍加珍惜。

古寺之秋
肖碧

坐在时光的怀里

□马智友

看飞旋的星空来来去去
灯光暗了,而它们依然闪烁
光洁的词语映照在一眼空旷里
火车来过,你来过
春天来过,雪花也来过

那些旧相识,已不知去了哪里
在时光内部
荒谬的,正确的,坠落的,飞翔的
都在时针的针尖上淬炼
往事的流水和明天的风雨

一样经过
落日和朝阳互相烘托
我凝视梦中的泉隼
它的孤独还是那么高傲
占尽了天空的静谧

紫琅
诗会

请家长之后

□华明玥

猜猜看,儿子12岁之前,朋友小渊生活中最窘迫的事会是什么?就是被儿子的英语老师“请家长”。

英语老师是一名“95后”,她接手这个班级时,儿子曾兴奋地回来爆料:我的老师,当年是保送上的大学。我的老师,能用英语打辩论赛,看外国电影习惯把中文字幕都关掉!儿子的最后一句话把小渊逗笑了:“妈妈,你的英语很厉害,但还是没有我们老师厉害。对不起,从明天起,我开始崇拜老师,不再崇拜你了!”

然而,过了两个多月,儿子眼中亮晶晶的崇拜之情就黯淡了下去,他不停地挨老师批评——课文的背诵磕磕巴巴,音标的记忆张冠李戴,单词的拼写丢三落四,举手发言过于积极,而且声情并茂地搞笑回答,像一名蹩脚的脱口秀演员,老师恨铁不成钢地说:“张亦杨,你妈妈是怎么配合学校的教育的?是怎样照管你学习的?快叫你妈妈到学校来一趟!”

小渊得到消息,慌忙请假,前往儿子老师的办公室。她还没有来得及辩解什么,老师暴风骤雨一样的数落就开始了。小渊一句话也插不进去,只好微微罗锅着背,以驯服的姿态足足听训半小时。“95后”老师年轻气盛,她并不知道,眼前的这位妈妈是全市最年轻的英语特级教师兼学科带头人,这五年,每年的中考英语试卷,就是她带着团队出的。

而小渊,此时的心情真是五味杂陈。没错,她真没有勇气对后辈老师说“我在英语教学上叱咤风云的时候,你刚考上高中吧;你教训家长的时候,能不能先看看家长的学术背景”?相反,她当时的心情,真的比没有任何英语教学能力的家长更为羞愧——自己

教会了那么多学生,单单教不好自己的儿子。一股前所未有的挫败、失意之感俘虏了她,导致她走出小学校园的时候,感觉外面的世界都变得萧瑟了,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,彻骨的失意好像席卷了她的身心。

小渊使劲克制自己,才没有将老师给予的各种压力,直接转嫁到儿子身上。但她的脾气明显变急躁了,发现儿子睡前忘了刷牙,要发火;发现儿子吃饭时瞄看电视,要发火;临出门前发现儿子的公交卡找不到,要发火;甚至,一听儿子辩解“我们老师不是这样教的”,也要大光其火。孩子爸爸——小渊从大学时代就叫他“老张”,仔细端详了小渊这一系列异常的反应,忽然开口道:“儿子,如果你们老师又要请家长,别让你妈妈去了,赶紧给爸爸打电话。”

儿子懵懵懂懂地问:“为啥?老师说的请家长,一般都是请妈妈……”老张一本正经地说:“要是老师打算表扬你,就让妈妈去;要是打算批评你,就让爸爸去。爸爸脸皮比较厚,经得起打击……”儿子努力端详,想从爸爸脸上看出自己是否有挨打的可能,一看没有,就乖乖点头,换上睡衣睡裤,回自己的房间去睡了。

小渊对老张叹息:“这孩子,睡着了是天使,醒来就是磨人精。你肯定不知道,他的老师数落我时,让我感觉自己就像武功不济的丐帮三袋弟子,只能承受大宗师可怕的内力袭击。每次见老师,都差点让我憋出内伤来。”老张拊掌大笑:“你看看,你看看,唯有如此,一向心高气傲的你,才知道自己也有短板……”

老张就去孩子的学校,听训整整四年。这四年,他既没有因老师的各

种指责,回来对儿子大发雷霆;也没有因自个儿学历高,就去“内涵”老师对孩子的耐心不够。他这样回应儿子受挫、悲伤的情绪,他说:“你们是老师毕业后带的第一届学生,老师对你们感情最深,所以,要求也最严。老师是有点心急,可是,她之前没有当过老师呀,她也需要摸索经验,逐渐成长。你妈妈也是花了很多时间,犯过很多错误,才成长为一名优秀教师的……”小渊在一旁配合地点头。没错,她记得老张这四年来,怎样用自己的肩膀,抵挡了外面的风霜雨雪,保住了这个家母子之间、父子之间的温馨氛围。她记得,有一次,儿子同学的妈妈到学校去办事,听到年轻的英语老师又在训老张,这位女士第一时间联络小渊,为其鸣冤抱不平:“这个小老师,太不知天高地厚了,她知道你的身份吗?知道老张40岁就升任公司副总了吗?”小渊心平气和地回答:“老师也是为孩子好,替我们着急。我和老张,在老师面前,不就只有一种身份吗?我们都是家长,都是需要学习与沟通的家长。”

说完此话,小渊自己也愣住了,她是什么时候学会了宽恕和体谅的,是什么时候学会换位思考的?她使劲儿想了想,意识到是老张迎上前去,顶替了她的一部分责任。他一声不响地护住了她的自尊心,同时维护了老师的自尊心——他当然知道,一旦老师知道小渊是英语教学界的前辈大拿之后,会怎样尴尬。他不愿她尴尬,也不愿自己的妻子尴尬。于是,他把这一切都默默承受下来。从儿子三年级到小学毕业,英语都是老张辅导的。老张说:“我反正是一个业余教学的新兵,我的成败,无伤大雅。”

玉兰
一瓣